

# 布谷声声

唐运华

“豌豆饱鼓”，村子上空传来布谷的叫声。布谷鸟来时，恰逢豌豆成熟，村人把它的叫声翻译为“豌豆饱鼓”。

田野里密集排列的麦穗一天天变黄，金黄的麦浪在阳光下波涌起伏，流金溢彩。村人见面议论着“再过几天就要割麦了”，忙着买镰刀、木叉、木锨，造场，做着收麦的准备。

麦收是北方农村最盛大的节日，它关系到农民一年的收成。麦收时村里的气氛是焦躁紧张的，除了卧床的老人、婴儿，村里凡能走动的大人小孩全体出动，通往田野的土路忙忙碌碌，有装满麦子的架车经过，山一样的麦垛把拉车人的身体隐去。土路上横七竖八地掉落着麦穗，有老太太和小孩在路上拾麦。

收麦的时候，布谷鸟的叫声被村人翻译为“割麦垛垛”。田野里一望无垠的麦浪不多天便变成齐刷刷的麦茬地，像刚剪过很整齐的平头，先前被填得满满当当的田野一下子变得空旷起来，田野中间长着像芭蕉叶一样

硕大的泡桐秧。“割麦垛垛”，布谷鸟的叫声在田野上空回荡，麦茬地被阳光照得白亮耀眼，不少人戴着草帽在日头下劳作。布谷鸟的声音空灵苍凉，从很远的地方飘来，倏地给你一阵感动，激起美丽忧伤的情怀。布谷的声音是古老宁静乡村的点缀，像是阳光下平静河面上鱼儿忽然跃出水面灿烂的水花。伴着布谷鸟的叫声，乡村幽静的日子被拉得舒缓悠长，像村后缓缓流淌的涡河水，永远没有尽头。

布谷鸟叫时，也是打烟叶的时候。村头地里的烟叶已经长到半腰高，阔大的叶片上落满扬场时飘落的麦糠。进入烟田，如浮游于碧波，满眼是阔大的叶片，顺着烟垄的方向，一眼可看到烟田的尽头。烟叶纵横交错，互相搭手，遮得密不透风，每走一步都很困难。打麦场边是高大的烟炕，烟炕边是笔直粗大的泡桐树。整个夏天，在烟炕周围，长长地弥漫着烟草特有的呛味。

伴随着布谷声音的，还有斑鸠的“咕咕”

声。斑鸠是乡村一年四季不走的家鸟，它们不爱打扮，像个农夫，长得灰头土脸。冬天当其他鸟儿仓皇逃窜时，它们仍固守在光秃秃的大树上，黎明即在你的晨梦中鸣叫。

“黄鹂高高，黄鹂高高在哪住，我在高山王皮溜”，这是小孩子们给黄鹂声音的翻译。黄鹂来得比布谷稍晚一些，黄鹂的鸣叫比布谷更为婉转动听，它鹅黄的身姿比布谷更为俊俏。在阔大浓密的泡桐叶间，黄鹂轻轻地扭着脑袋，卖弄着美丽的歌喉，当你想仔细看时，它像个羞怯的新娘子，一纵身，箭一般地冲向远处一棵枝叶更为浓密的大树。

布谷来得早走得晚，直到掰棒子，炕完烟叶拔烟柴，秋蝉哀鸣时，它还在稀薄无力的阳光中固执地鸣叫。深秋夕照，雾薄露凉，布谷叫得软弱无力，孤单的几声之后，便没了回音。再不多天，家家要扛起抓钩出红薯，这时，布谷的声音便翻译为“快出红薯”。此时，像黄鹂一类衣着光鲜只讲享受吃不得苦的鸟儿，早溜之乎也，无影无踪。

# 春天汹涌在棟树上

闫兵



杨絮肆虐的季节我回到了故乡，是想看看家里的新房子建什么样了。刚下车，漫天的杨絮顺着风飞绕过来，纠缠在头发上衣服上，很烦躁又束手无策。

新房子建在村西头，是村子和耕地的中间带。之前这里是一片树林，错落种植着椿树、桐树和棟树，林边有几棵桃树，是小时候的乐园。近些年新房子不断增加，树木被砍伐殆尽，想着不会再有过去的老树了。

看过新房子，趁午饭还未做好，我一个人去田野转转。正值阳春三月，抽穗后的麦子挺拔屹立，杂花秀于野，黄鹂鸣于翠，蝴蝶在麦田上空翩跹，嬉戏追逐。我转着在菜

地抽一把蒜薹便回了。

刚走进村里路口，隔壁房子后面一棵棟树闯入眼。这应该是老林中仅存的一棵棟树，不那么粗壮的树干，枝杈上绿叶繁密，粉白的花瓣深紫的花蕊，丛从簇簇，像雪一样弥漫了整棵树，散逸着幽微的清香。树荫清凉，地上铺满了精细的落蕊。安歌的《植物记》中“春天可以汹涌在一棵苦棟树上。”必须用汹涌、怒放这样喷薄有力的词来形容这一树的繁花，春天就汹涌在这树上。

对，春天就在这树上，这是我过去没有意识到的。小时候常常在这片树荫下玩玻璃球、捉迷藏等，很少想到这些树。椿树、桐

树可以做家具或者房上的椽子，棟树，似乎没有什么用途，但棟树花荫却是我的游乐场。每当春天刚来临，我们便猴似地窜上树折些椿树的嫩枝，然后相互敲打，看谁采的椿树条硬，赢得彩头，敲断即扔，敲剩下的就拿回家加工加工，通常就是埋在地下封闭一段时日，或微微的在窑膛里烤一下，使之瘦硬，以备下次挑战，谓之“撇麻条”。

椿树枝桠不能玩之后，桐树便开花了，长喇叭似的花朵带着铜冠。小孩子们便折些细柳枝，朝落下的桐树花朵穿刺，比赛看谁树枝上穿的花瓣多而且花瓣不损毁；还有的孩子回家拿了针线，把落下的桐树花穿起来挂在窗棂上。也有的做成花串挂在脖子上当项链，系在手脖上做手链，这些多半是女孩子的事情。《红楼梦》中迎春用针线穿百合花这个情节引来了多少文人骚客的怜惜与悲悼，村里的女孩子针线穿桐花不这么刻意，不这么矫情，只有天真和烂漫。

男孩有时也回家拿针线到树林里玩，多半是用针穿桐花的花头，花头黄褐色，呈粗厚的半圆形，极像一顶铜珠子，把桐花头穿起来做项链，一半挂在脖子上一半手拿着，模仿老和尚拿着念珠念经，念念有声，煞有介事，只是现在已想不起来当时念的什么了，也许是孩子们信口胡诌的韵词。

桐花落尽时，棟树登场了，棟树结满了比樱桃稍大些的棟枣子。棟枣子能做什么不知道，但是它却是夏天必不可少玩具。堂兄弟两人，一人在地上挖两排小窑，一排四个窑或八个窑都行，一人爬树撒下几枝棟树，摘下一把棟枣子平均放到挖好的窑里，每窑八个或九个十个不等，然后两人各占一排窑，轮流抓起一个窑里的棟枣子分别放到每一个窑里，每窑一粒，就这样轮流抓依次丢，谁先把身前一排窑的棟枣子集中到一个窑里就是胜利。这种益智游戏简单方便，两个人走到有棟枣子的树下就可以玩，叫做“丢窑”或“拍窑”。

这些发生在树林里的童年乡间游戏，虽然不过十几年的光景，自己偶尔想起来却恍如隔世。如今，这些游戏也随着这片树林的消失而绝迹了，成长在这片新房子里的儿童也许不再属于乡间自然了，不再玩这种爬树玩泥的游戏了。而今天，当春天汹涌在这棵棟树上，我才前所未有地发现棟树花是那样的美。

这棵棟树让我不禁怀念起过去的那片树林和一去不返的童年了。隔了十几年再相见的老朋友，真是逝者如斯，风雨流年，树犹如此。

## 清晨 一声清脆的鸟鸣

卞彬



清晨，一声清脆的鸟鸣  
如一只温柔的手  
把我从睡梦中  
轻轻拉回  
那种声音很熟悉  
也很亲切  
仿佛儿时伙伴  
在童年那头的呼唤

我不知道  
那是一只什么样的鸟  
在宁静的乡村  
它的声音  
宛如一片片茶叶  
漂浮在  
五月的杯子里  
给人一种心灵的宁静

我没有开窗去看  
那是一只怎样的鸟  
只是躺在床上  
闭着眼睛静静聆听  
它欢快地歌唱  
直到把自己听进  
一幅美丽的画中

## 唐诗中的朋友

李秋彬

从长城外到大江南北  
这段行程，我可以放声喊叫——朋友  
那年与君在铜雀台，鼓瑟吹笙  
那年与君在会稽山，曲水流觞

你不做达官，我不是贵人  
我们是在落花时节，失散的羁旅亲朋  
桃花潭水，已入长江天际流，此情不休  
江枫渔火，飘过泗水瓜洲，仍念吴勾

黄鹤一别，万里难还  
阳关古道远瘦马，故人何处再吹箫  
浮云又添海内知己意，落日复照天涯比邻情

少小老大若相遇。执手闭口立，且莫再沾巾  
一壶浊酒祭飘蓬，祝愿人长久，友谊不言中

朋友  
我们去南山见吧！从桃园走过  
一起采红豆、摘黄菊、打青梅，放入红泥小炉里  
静听夜半钟声